

研

經

室

集

筆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復程竹盦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王泉山寺餞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礮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疏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榻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斬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九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治山祇渎

八

重訂天台山方外

跋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賸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院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學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同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

羣經室三集

卷一

川方志

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
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
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
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覲張芝杜度
象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

貞觀永徽
金石可考

猶有存

者兩派判若江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
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
擅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隸楷無多世間所習猶
爲北派趙宋間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
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

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

下真蹟一等更可摩挲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

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啟真

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

宜和書譜

王導初

師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

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

始爲大行

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

法因此

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

始得而祕之

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

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加以真偽淆雜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

筆經室三集卷一

二 八百八十一

當時已稱難辨

陶隱居答武帝啟云羲之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有代書一

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僧智永爲

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智永

見世南本傳

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

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遒勁

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

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賸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爲八

十卷命魏徵虞世南

遂良定真偽

見唐書藝文志

夫以兩

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

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寶真連書賦自

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

人

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

十五人

唐四於北齊祇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義

獻諸蹟皆爲南朝秘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闢亭一

紙唐初始出歐褚奉勅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

法旣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

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

詳見跋中

唐書

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

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

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

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

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

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

唐書本傳

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

諸書碑石襍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

也

詳見跋中

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

宗歎無人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

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

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

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

詳見跋中

跋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楷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

版人人共見。繼緒罕能遍習。至宋人閣譚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蕪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鄒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義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尙風流。拘守舊法。罕有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迥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

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

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

趙崔悅盧湛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邁崔浩崔簡崔衡

崔光崔高客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魯元黎廣江

強江式江順和屈恒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根劉芳

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

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高寶遵柳

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醜北齊杜弼李鉉張

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趙彥深崔

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胄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

北周冀儁趙文深黎景熙沈遐泉元禮蕭攜薛溫薛

慎柳宏裴漢揚素虞世基虞綽盧昌衡趙仲將劉顥

房彥謙閭毗寶慶寶璉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

隋丁道護龐夔侯孝直

甚盧偃盧邁皆世傳鍾衡索靖之法

見崔浩傳齊姚元標

亦得崔法

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

潛書以爲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

亂之餘書跡踰陋加以專輒造字限拙甚于江南惟
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齊末
以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
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周冀偽趙文淵皆
爲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

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
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
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
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
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
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
鍾王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實成南

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

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

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義獻正史具在可按而

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

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

北朝諸史云魏初重

崔盧之書自非朝延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

無遺文尤善草隸崔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

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

傳子逸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

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

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

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山善草隸裴敬憲工隸草

寶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真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

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慨善草隸源楷善草隸

劉遜工草書莫儁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禹善

草隸薛愼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
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閻毗草隸
尤善寶慶工草隸楊素工草隸竇璡工草隸凡此各
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
書勢筆陣圖等書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
之言皆未足深據

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
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
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
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八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
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
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
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

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襍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
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
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
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
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
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
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
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

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

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
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
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破
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
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
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
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
卷帛之署書兒說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
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
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

尚字全變爲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
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按體似相近然妍態
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
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
甌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
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
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
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
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旃之上勅文臣大
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洵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襍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稊聶體稟等字

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咲𠂔

虞廟堂碑准

歐虞恭公碑

煞
歐皇甫君碑

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

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

貞觀二十年在太原府筆

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

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
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
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真卿並以
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
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
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
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
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益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
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
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

盛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卽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已

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
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
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
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
定武神龍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摹本耳夫臨
榻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
相同卽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

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
眞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
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
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
外潁上張金界奴竊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
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
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
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屢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
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
字原碑但下眞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

名固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
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
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瀾
爲骨江左南瀾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
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
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
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

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識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于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

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

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禽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

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稜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迫

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義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榻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郅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已法參八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兩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

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迹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

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此甄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壙匠人寫坯尙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尙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

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爲
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
獨此也宋元嘉字甄亦尙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
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
盡據乎

永和元年十月

晉泰元元年十月庚子

宋元吉加六丰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鑄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鑄鑊字榻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

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瓦玉泉道塲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
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
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
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
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聖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

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从辛辛愆也

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

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

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

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

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

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

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

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

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

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

之言

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
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

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

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

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

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

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

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

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

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

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

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

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

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不比不行是明

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稽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

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

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若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
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
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
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
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間者掩耳非聰穎特達
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
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
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余年撫江

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
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

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却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匹百萬石于江
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
爲緯夫帮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
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
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

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緯夫之饑民咸令入緯者至此則凡不合緯步緯聲者不令一人入緯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

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

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錢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其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

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

鋪地錦法載方中
通度數術內

靜玩半

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管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

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卽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寸

五寸

五寸

右爲立方一石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第 號 船

冊裝米百十石斗升合

寬○丈○尺○寸○分 左右為寬

長○尺○寸○分 前後為長

深○尺○寸○分 直量為深

初乘

長 初乘 得

寬	○丈	○尺	○寸	○分
五	五	四	三	二
四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二	一	○
二	二	一	○	○
一	一	○	○	○
○	○	○	○	○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
寸填寫空○之內先
從長數末行五分一
行與寬數一五六八
相乘呼曰一五如五
填五于斜格下再呼
曰一五如五又填五
于斜格下三呼曰五
六得三十填三于斜
格上四呼曰五八得
四十填四于斜格上
是五分一位乘畢矣
又從四寸一位乘與
一六八相乘呼曰一
四如四再呼曰四六
得二十四呼曰四八
得三十二是四寸一
位乘畢矣又從二尺
一行與一六八相

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
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
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
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
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
四二之數合之爲六乃填六
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
四三六之數合之爲二十一
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
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
斜格得五四二一之數合
下位所進之二數爲一十六
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
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
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
爲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焉
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
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
六一六寸爲初乘之數也

再乘

初乘
該得
再乘
得

深	分	寸	尺	丈	十	百	進	萬	即千石即百石即十石
③尺		八	三	八	二	六	進	○萬	○千石即百石即十石
④寸		四	七	二	五	四	進	○千	○百石即十石
⑤分		二	五	五	二	八	進	○百	○十石
		四	九	四	進	進	○進		
		厘	六	分	尺	斗	○進		
		抄	卽	勺	合	卽	○進		

共該得百〇十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側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卽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卽百石八數卽八十石四六四卽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遲繁也

掣經室三集

卷二

七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
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
名之曰影橋蓋眾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
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
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
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
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
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慘幽石而影皆在橋
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

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頽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廨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其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強半西園荷池濬之花盛開歲至千

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撰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

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
漏畧尙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
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
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
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
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
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
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擴

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
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
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
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
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
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
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舉同過靈隱食蔬笋語
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
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畧同遠僻之地可傳久也

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去而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厨以唐人鷺嶺鬱巖巖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王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葢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厨再收
- 一嶺字號厨
- 一印鈴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厨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緝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字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

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楊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

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繡閣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燈屏許近樓寺僧有需借尋覓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畱唯髣髴事亦微厥土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夾壙勢嶽亭爰集貞侶作
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邇裏以元黃之幣藏乎山
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
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
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
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
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
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
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

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厯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

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殫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

於目錄之後復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東身修行之士知我

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雨途所誤云爾

命移

福謹案此書尙未刻校完峻家大人卽奉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

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覈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

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渾陷足舍尾厠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汗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閘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

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謔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基舍

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
爲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
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閤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
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
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
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
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
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蕝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
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
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禕歟

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

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千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

營者度非文人不知上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凍
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
北段拆去巡屋尙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
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
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闌後問之在籍翰
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
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
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闌今粵闌何不
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
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

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濊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厠臭

延於內今爲高厠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甃瓦木
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
舊膳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膳錄所增建對
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
甃以甃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楊
其工用之數使其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蒞請撰文刻
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
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
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弑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
質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
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
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
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邙老農問以故
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
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曠四五畝多叢葬
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
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尙及見之子乃坐陵下呼

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乘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

或名翠洲屏洲

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

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

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
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
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旣不能定
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
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
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
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豫于洲中紅橋之
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
者尊

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

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八泗汴潞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尙存明漕

于燕不特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
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
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
于庭之南而記其畧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
廟爲墓慎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
東北曾祖祖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
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
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制九行司事撫治
全淮公元勲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制十一字已亥庚子
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

丈中塑像旁繪兩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
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
奉政大夫同知口口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
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李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刺
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李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
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李蘭奚者凡
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
見于史蓋此李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
鹽政曹棟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
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
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
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
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
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

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冢累累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殓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

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已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

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

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徑四五寸又有蝴蝶礮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球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球堅矣以球入礮礮發球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

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荼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嶽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

聖經室三集

卷二

七

川八

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
余園者及至園啟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
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
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
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

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
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
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恒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

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害非
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
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
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
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
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
且書卷案牘襍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瀹茗泊如
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齷矯其情情
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
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算鎮總兵
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
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
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
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
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
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

命永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
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

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惄然爰復畱
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畱于祠
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